

民国十大
夺宝奇案

王延龄 朱少伟★编著

■ 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民国十大 夺宝奇案

王延龄 朱少伟★编著

■ 上海书店出版社

民国十大夺宝奇案

- 著 者 ☐ 王延龄 朱少伟
责任编辑 ☐ 陆坚心
插 图 ☐ 叶旦桥
封面设计 ☐ 柯国富
技术编辑 ☐ 张绍军
出 版 ☐ 上海书店出版社(福州路424号)
发 行 ☐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印 刷 ☐ 上海展望印刷厂
开 本 ☐ 850×1168mm 1/32
印 张 ☐ 6.75
字 数 ☐ 150 千
印 数 ☐ 0001-5000
出版日期 ☐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☐ ISBN 7-80622-402-5 / K · 87
定 价 11.50 元
-

目 录

皇城古井的秘密——南宋故宫龙凤玺之谜	1
锦江风波——大顺国金珠追踪	21
三十六只金元宝——平西王府藏金争夺记	47
九款“没奈何”——李闯王巨银易主记	77
圆恩寺胡同的怪火——清太后胭脂花粉银库失窃案	93
梅花山迷雾——汪精卫墓被炸前后	115
晴雨图——绝世名画的劫难	133
景福殿遗址的秘密——侵华日军盗掘曹操墓	151
风流巨盗陈元盛——中央银行金砖失窃纪实	173
翡翠瓜之谜——汪伪群奸争宝记	191



皇城古井的秘密

南宋故宫
龙凤玺
之谜

引 子

殿上群臣嘿不言，
伯颜丞相趣降笈；
三官共在珠帘下，
万骑虬须绕殿前。

宋 汪元量：《湖州歌》

这是发生在民国年间的一桩夺宝案，但故事还得从六百多年前说起。

1276年，也就是南宋皇帝恭帝赵焜的德祐二年。这年正月天气异常的冷，冷得滴水成冰。临安城里的老百姓和南宋小朝廷官员心中更是冷过了严酷春寒，因为由伯颜率领的蒙古大军已攻到临安城外的皋亭山。南宋警卫京城的禁军，从未在前线与蒙古兵作战过，但蒙古兵的骁勇善战，早已使不少人吓破了胆。朝廷虽然下令各军固守在京城，可是那兵丁却日见逃亡。临安人一直过的是安乐生活，百余年承平哪见过刀兵，因此根本不能出战。勤王的诏书虽然由太皇太后谢道韞亲自签署，并由羽书飞递，却毫无信息。看来除了纳土做俘虏，带着儿媳妇全太后和三岁孙子即皇帝投降外，别无他策。前几天左丞相文天祥到元营谈判，却被拘执不放。右丞相陈宜中大概早就逃回老家

温州去了。谢太后老泪纵横,只好含着满腔悲愤,在降表上亲自写下:“臣妾谢道韞跪上大元皇帝万岁万万岁!”派人送给元军主帅伯颜,商量元兵入临安的时日。

这天傍晚,谢太后密召心腹太监春桂到宫内,玉容惨淡地说:“哀家虽然统率太后幼主投顺元朝,但不忍祖宗二百年来的江山社稷断送在哀家之手。所以早封益王昀知福州,广王昺知泉州,以图在临安失陷后,宋室还可以在东南沿海中兴。为了他们两王日后继统,哀家早在去年曾将传国龙凤金玉玺藏起一颗;并写下诏书两封,派密使星夜出行在,送达两王,告知他们不要以我和幼主为念,迅速招兵买马,集义师勤王,收复行在,重振宋室江山。我现将藏玺所在,画成密图一纸。一旦哪个王先进入临安城,你就将密图呈献,他找到传国宝玺后就可登大宝之位,成为天子。”

春桂从谢太后手中接过装着密图的小铁匣,含着眼泪向谢太后叩头说:“奴才虽万死不辞,一定在京城重光之日,面献给那位王爷。让他重新恢复大宋江山,再掌龙凤玺。”

谁知隔墙有耳,另外一个太监听著,想到破城之后,蒙古主帅收缴宋廷的册宝,如果少了那颗龙凤金镶传国宝玺,怎会放过?莫如跟了春桂去,到他下处将他杀了取得那密图,献与蒙古主帅,也可取一份富贵,弄得好还会到元朝大都宫中服侍新主。

却说春桂怀了小铁匣,自觉担子沉重。当此破城在即,临安城内乱哄哄的,因此出宫回下处时,不时注意有无人跟踪,隐隐看见似乎有个太监跟随而来。春桂顿时警觉,回到下处,他首先把小铁匣藏在墙内,刚刚藏好,那太监已经跟随而进。春桂认得他是随侍全太后的太监新慧,这人一向刁钻奸诈。春桂知他跟随来此前,大约在谢太后宫外刺探信息,不怀好意,于是冷冷地问他:“你找我做什么?”

新慧奸诈地笑了一笑说：“春桂兄弟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太皇太后、太后、幼主就要成为元朝大军的俘虏，宋朝姓赵的江山算是到了头了。谢太后还想要两个二三岁的姓赵的后代再起兵进临安，真是在做梦。我想过了，咱们不是侍候皇上吗？谁做皇上咱都伺候。谢太后那密图不就是一颗宝玺吗，咱们兄弟把这宝货弄出来，到大都去向大元朝皇帝进献，不仍然还是皇宫内的公公吗？春桂兄弟你说是不？”

春桂气得浑身发抖，他好不容易才讲出话来。他厉声斥责道：“我恨不得把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碎尸万段！大宋朝深恩厚泽，对待我们宫内的人真是天高地厚。国家危难，我们不能像将军们拚死沙场，但为了延一线太祖爷的江山，我死也不会与你这种人为伍。要密图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”

那新慧这时早已扑将上去拉住春桂，准备搜身，春桂和他捉对儿厮打起来。这两人个子大小差不多，新慧想弄死春桂得到密图，春桂想扼杀这个无耻之徒保住密图，伺便走出临安城。于是双方都拚命要制服对方，下死力狠狠捏紧对方的喉咙，死也不放手。新慧先断了气。接着春桂放了手，他虽想挣扎起来，但一阵阵头晕，天旋地转，根本无法动弹。隐隐约约听着外面有人呼喊：“快逃命吧，元军进城了！”春桂一急就昏死过去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一、后市街的铁匣子

1946年，抗战胜利后的杭州城并未有任何一点复兴景象。老百姓还未喘过一口气，物价却频频上涨。人们整日在愁米价涨，东西贵。有些人实在无法过活只好卖祖传的古董或者祖传的房产。

当时,卖古董及祖屋者多数集中在后市街。讲起杭州的城市结构,因为从宋末元初直到民国,几乎未经任何兵火之灾,所以有的街坊名称仍保留了南宋时的称呼,像吴山后面的太庙巷就是当年南宋太庙所在。河坊街的清河坊则是由于南宋初年清河郡公杨沂中曾居此而得名。这儿与前面的中山中路,俗称羊坝头。当年十里御街直达北关门即今天的武林门,而宫门就是沿此而北的。后市街除了有前朝后市之意外,还因这里是当年南宋官娥及内廷人员的居处。据说,南宋末年被掳北去的宋少帝赵焘的母亲全太后的娘家也在此巷。这里有些老宅历数百年几经修葺,虽然不能说还保留南宋当年风貌,但在旧宅间或发掘出一点什么古代的东西则完全有可能,而且时有所闻。

这里说的是后市街中段的一幢老屋。几经更迭,现在的住户是清代做官人的后裔,姓姚名双清。虽然上代做过官,但作为世家子弟却只能靠着祖产度日,不曾做过一天事,而且染了不少旗下人的习气。说起旗下,是指现在杭州城内临湖的延安路一带。当年,清朝在杭州驻防的八旗将士,就驻扎在此地。八旗兵起初是清王朝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驻军,但经过二三百年来,他们几乎已成为吃喝玩乐、提笼养鸟的废人。那时旗营的围栅虽未拆除,但他们已与汉人往来。那些官宦子弟因和旗人玩乐相通,逐渐与之交了朋友。民国以后,旗营拆除,旗人没了生计,搬出旗营散居。这姚双清因为是官宦子弟,家中有的是钱,只要他在家不去嫖、赌,尽兴养花、鸟、金鱼,学唱几句京戏,乃至玩票扮戏,家里人不会干涉。因此进入民国多年,军阀队伍打来打去,都不曾触及他。杭州在抗战中沦陷后,由于敌伪们的搜刮,物价的飞涨,姚家熬到光复时,基本上能卖的都卖了,日子越过越窘。姚双清已经五十挂零,平生无一谋生本领,最后只剩下祖传的住房。因为是官宦之家,住房相当宽敞,是杭州城内少有的三进十

多间房子,而且还有个小花园。但古井、池塘、假山石,因多年不修已都破败。那房子虽老,却是雕梁画栋,清一色的磨砖对缝的砌墙活,仍然有气派。姚双清的要好朋友看到这所住宅对他说:“现在从重庆回来的人大半都发了财,很想在杭州买下宅子作长久之计。府上这座住宅的确在杭州少有,我劝仁兄不妨待善价而沽,然后再用此款买进别的住房,开个小店维持生计,岂不比现在好得多。”

姚双清想想也有道理,于是就托亲友找寻买主。不久,省府文教厅的一位副厅长找上门来了。此人过去教过书,是个大学教授,后来不知靠怎样的关系做了官。抗战胜利后,到杭州做了副厅长,而文教厅长是南京教育部次长兼职遥领,所以副厅长实际总管全省教育事宜。这位副厅长姓朱名崇儒,据他说是南宋理学名儒朱熹后裔,所以名儒之后掌全浙教育似乎更有声色,其实朱崇儒名为“崇儒”实际崇尚的是财神爷。管教育原是清水衙门,但省府由浙南迁回,一切都在恢复旧观,中央拨下一笔笔经费作为恢复教育设施之用,这几笔钱泰半用来修整校舍。朱崇儒清苦半生,抗战时又颠沛流离,在浙江南部的山区穷县转来转去,可说日子和穷教授差不了许多。现在来到山明水秀、桃红柳绿的西子湖畔,掌握全浙教育部门,而恢复学校的巨款又由教育、财政两厅会同执行。朱崇儒原本遵守祖上理学名儒的教训:“临财毋苟得。”无奈花花绿绿的钞票过眼,又加上身旁的人在耳边絮絮叨叨,朱崇儒思前想后,觉得在这教育厅的职司上过手巨款是难得碰得到的,自己已是半百年纪总要积点雨雪粮、子孙饭。于是那“临财毋苟得”真像笑话讲的变成了“临财毋狗得”,当仁不让。于是,手下人玩花样,他不闻不问,而且送上门的财物也不再拒之门外,久而久之,积下了一笔钱。朱崇儒想,半生漂泊没个安居之处,将来卸任以后总要有个休闲之所,便动了在

杭州置买房产的念头。不过他自知颇明，等闲的普通民房似乎有点掉价不高兴住，而深宅大院有花木庭院之盛，且坐落在西湖畔，那又非他能买得起；他想找一处古雅的老宅，须有两三进院落，又有个栽花弄草的小庭院，地址么不妨在城里，只要闹中取静。有一日他偶然在小酌后，微露此意，那同桌人中却有和双清有点往来的，于是笑着说：“厅座这想法可谓作城市山林之想，一般不太容易寻觅。也是十分凑巧，我有个朋友姚双清，原是清末宦家子弟，多年来没有出仕过，现在为了生活，想将住宅出售，那住宅是座老宅，在后市街，与闹市中山中路只隔一条街，却是闹中取静，而且建筑幽雅，还小有花木之盛。厅座如有兴致我可以去说说。”

朱崇儒一听有了兴趣，答应过两日稍空先去看看房子再作定局。果然，他看了那房子十分中意，杭州城内清代留下来的老宅不多，像这样虽然有点旧而保存完好的更少。这宅子共有三进，左边的小小花园里有假山、水池，池里居然开着鲜艳夺目的莲花。这位厅长看了十分赞赏，于是当场和姚双清攀谈起来。他却觉得这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并非一般的遗老遗少、纨绔子弟，很有点旧学修养，单是对这条杭州不起眼的小巷后市街就如数家珍。姚双清谈起这条街几百年的历史，从当年南宋的御街后道谈到南宋最后一位太后全太后的娘家，又谈到当年这里曾是南宋宫廷太监的下处。这很对有嗜史癖的朱厅长的胃口，因此他对姚双清有点欣赏，觉得这人如出仕还是一位有学问的官员。于是他对姚双清说：“姚先生，这所宅院我很满意，先生有意出让，我是乐于接受的，咱们就不必拘泥有什么双中人两担保，信义为重，就烦那位贵友作中人订立一个文契。先生如果在左近找到住房，我倒希望咱们做个谈文的朋友，有个往来。恕我直言，先生守家业多年，蹈高不仕，历经沧桑，家境必然艰难，因此



“姚先生，这所宅院我很满意，先生有意出让，我是乐意接受的……”

移居以后，我意不宜坐守家中，如果先生肯屈就，我可聘先生为本厅国文历史指导专员。你甚至不用去上班，只需审读一些有关杭城的舆史著作，为乡土写点东西，当然也有点微薄薪水，可以维持开门七件事。先生意下如何？”

姚双清听到这番高论，他有点感激涕零，多年来人家当他是守家业的无能子弟，几乎很少有人正眼看他，无奈他生性有点高傲：你们无视我，我便困守家门。自然他也有点颓废。眼下朱厅长的赏识，使他有点如拂去尘埃的璞玉。因此对这宅院出让的房价，双方谈起来并不费什么周折。双方约定日期，朱厅长要他先在附近觅好房移过去。对宅院的修缮，朱厅长也全权委托姚双清设计、整修。朱崇儒对修房并不在意，却对那小花园的安排颇费心血，和姚双清共同计议要搞得小而精。他特别不喜欢假山，认为这是纯粹的矫揉造作。因此，姚双清建议将假山搬掉，在水池旁修个亭子，外面摆几张石凳，这样就比较朴素大方，朱崇儒十分赞成。过了几天姚双清搬出，就住在相隔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，旧宅院的修缮便开工了。

姚双清对于修建花园十分有兴致，搬掉假山以后，就在原地掘土动工打地基准备建亭子。这日午饭过后，姚双清来到花园中察看，随意坐在土堆旁的一块石头上休息，手里拿着树枝边拨土边在考虑那亭子的方位。他无意中拨到土里的一个旧铁匣，那铁匣肯定在地里埋了多年，已经锈得看不出一点原样。他又用树枝一拨，那铁匣的表层应声而落，里面空无一物，好像只有一张纸，但那发黄的纸已无法拿起来。他看那纸上的字迹，模糊可辨的几个字是“大宋德祐二年”。他心中一动：看不出这匣子还是南宋遗物呢。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那铁匣包起来带回家。他把匣中的泥土弄干净，使那张纸露出来。这是张信笺，因年代久远，已不知原来的颜色。他看那上面的字迹已不全，隐隐约约

还可辨认的大约是这样几个字：

“大宋德祐二年正口口……虏……臣妾谢道韞……龙凤玉玺在大内……坤宁殿……井……此旨交春桂……”

姚双清看罢，心里不由一阵高兴。这张纸大概就是南宋末年太皇太后谢氏的懿旨，其中的意思大约是把玉玺藏在坤宁殿的井里，在城破之前她大概下了一道旨，这旨交给了一个叫春桂的人。

姚双清又一想，南宋的东西已过六七百年，而今故宫连确切遗址也难断定，这坤宁殿又是今日何处？就算找到了，又到哪儿去寻井？又怎样从井里捞出那玉玺来？捞得出，还不轰动杭州城，我又能得到什么？想到这一连串的问号，他长叹一口气，把这铁匣包了起来。后转念一想：朱厅长似乎对此有兴致，给他去罢，他是浙江的厅级大员，总会有办法的。

二、咸淳古井中的玉玺

那朱崇儒得到了姚双清送来的铁匣，简直是如获至宝。他考证了一番，又找来姚双清参谋。两人大致推断：元兵入临安前，谢太后把传国玺藏了起来，想派一个心腹太监把这道懿旨送给封在福建的益王或广王，但是因元兵很快入城，没有能送出去。然而它何以会在后市街旧宅中，那送旨的人又为何埋下它，史无明文。朱崇儒对姚双清说：“看来那太监肯定是遇到了意外，那龙凤玉玺极有可能还在坤宁殿前的井中。元代江南总掌释教的杨珪真把南宋故宫改建为五寺，这坤宁殿估计在凤凰山北的哪处，但要弄清楚得费点工夫。姚兄，我们不妨作点研究吧！”

朱崇儒心想，这龙凤玉玺是南宋传国之宝，制作必然极工。

别的不说,就凭在井下沉睡几百年能够出土重见天日,就必然轰动一番。但他转而一想,如果千辛万苦挖出来交公,还不知落到谁手呢?何况杭州城变化很大,即便找到坤宁殿前那口井,想要发掘,我是教育厅的,何能为力!这事真是大海捞针,难办。不过这一张太后残旨却不能被人知道。杭州城说小不小,说大不大,何况南宋故宫的遗址就在城南那片,终究会测出这坤宁殿遗址,有殿址再找井就不难了。他灵机一动:教育厅是职掌文教的,而且那姚双清我还委任他为文史专员,我何不呈请设立一个杭州文物保管委员会,以探寻、保管古文物为名搜寻文物遗址。那样名正言顺干将起来,别人能说什么?这差使可以让姚双清去奔走。

朱崇儒这呈文很快送到省政府。他的呈文拖了一个诱人的尾巴:发掘出文物,适当修复,能招徕海内外游人,可以大大进帐一笔外汇。那管事的副省长立刻批准,并指示由省府副秘书长协助,这省府副秘书长却是副省长的小舅子,不言自喻,这位岂是来协助,分明是来监督分润的。

朱崇儒开始有点不释然,但一想这小舅子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,除了帮姐夫刮地皮,其他并无能耐,乐得拿他做个开路先锋和挡箭牌。他想先不妨贴出一张布告,由省政府出面奖励市民报告文物踪迹,然后派员察看定夺。

这事自然落在姚双清身上。这时他自然明白朱崇儒的法道,他想现任的官终究有办法,明明是要搜寻那下落不明的龙凤玉玺,题目却做得冠冕堂皇,不过自己能趁此机会遍访杭城的古迹,又不要会钞一文,何乐而不为。于是只要有人来报告文物遗迹,他总驱车前往勘察一番,写个报告了事,然后由教育厅批转杭州市政府着意保护,毋得损坏。一纸公文转来转去,那文物遗迹仍然无人过问。朱、姚两位想摸着一点边际的坤宁殿外枯井,

还是渺渺不可寻。两人想想这事恐怕急不来，只好捺住性子等候。

也是合当有事。这日早晨，姚双清到教育厅上班，签到坐好以后，泡一杯茶拿起一张《东南日报》来看，无意中看见一条社会新闻。所谓社会新闻不过是街坊里巷市民之间的传闻怪事，什么姐夫偷小姨、夫人有外遇等等桃色新闻。这种版面，姚双清本来毫无兴趣，一看题目就翻过去，但瞥见那题目是《城南老叟失足落古井，幸遇路人庆更生》，心中不由一动：古井？于是就仔细看下去，那条新闻大致是说：城南通江桥附近，地处偏僻，但附近有一广场，常有老人清晨在此散步。太庙巷住户老人陶某，昨晨在此徘徊，不料此处下边为一枯井，被上面浮土淹没，老人失足落入，呼救无门，幸有过路人闻声赶来将井中老人救起，此地向无住户，何来古井？该老人命不该绝，幸而获救得庆更生云云。

姚双清心中暗忖，这地方恰是位于故宋内庭，此井很有可能是古井，说不定是坤宁殿前那口丢入玉玺的井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即起身，赶到城南。他找来附近地段的警察，询问那天老人落井经过。

那个老警察也是喜欢多嘴的，就滔滔不绝告诉姚双清：“这儿从没听说过有什么古井，前一阵子这里曾有人打算建一批住房，地皮都买好了，而且派人整理了地基，可是以后却停了下来，看来是这经营商的款子接不上。那地基整得东挖一块，西掘一片，却不料那浮土下面有一口枯井，看来这枯井有点年月，所以不整治地皮还不会浮出来呢。”

姚双清听着老警察的絮絮叨叨，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推断。那极可能是前代的古井，要不然怎会在整治地皮时挖下去二三尺才暴露呢？于是他对老警察说明身份，要他派人把这枯井用东西围起来，一是防人不慎跌入枯井出事，其二他只说这井是古